

一路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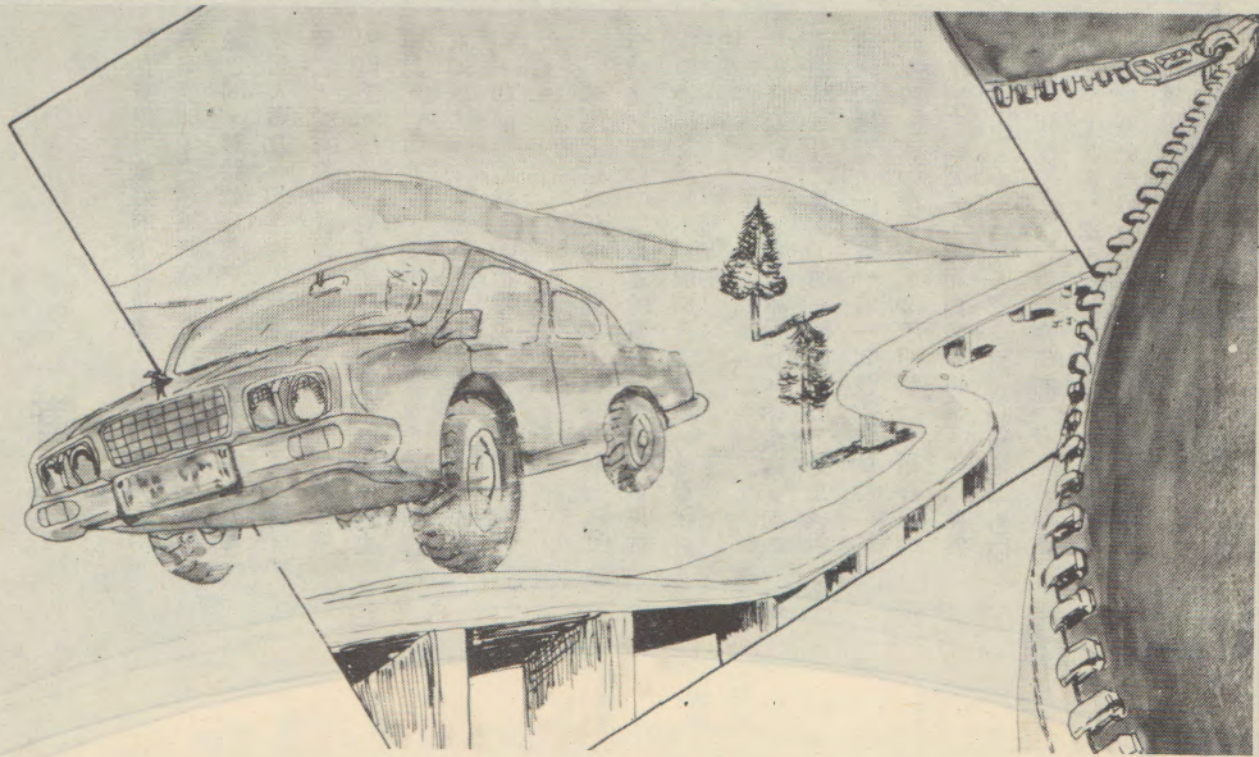
知野

我拉開一條長鏈，從南到北

余光中寫高速的聯想，說拉開的長鏈，前景不斷地放大，也不斷地從後座鏡縮去，像拉鏈往前拉去，往後拉回。如果你真正去體會，也許感覺更真切，儘管不是駕駛而是乘客，可以選擇最前端的座位，車子一上高速公路，所有的景物便走馬似地顯現，前景一直湧現放大，爾後迅速地眼角四周消失匿跡。就這樣，時光隨路程急掃，你將有一份快感。

高速公路的蜿蜒曲折似乎有種柔態的美感，兩旁的花木永遠是大自然的展示場，四季裏舞著不一樣的動曲，跳躍的音符如百靈輕上樹梢，如飛燕滑溜波間，也如蝶兒亂點。夾竹桃的粉紅，七里香的點白，扶桑的間紅，杜鵑的群艷交融展示。你一定不會不注意到那愛哭愛鬧的雲朵，有些跑到山巔頭上玩著雜亂無章的肩並肩，有些把身子扭曲幾週，斜捲在天空，還有些乾脆把身子拉散成蟹狀，隨處亂丟。整個天際成了他們的收容所，被他們鎮日地塗鴉。拱壘的山巒層層相疊，潑墨似地運用綠色系列，白綠、灰綠、黃綠、青綠、藍綠，好似先把絹棉打溼，然後讓色彩自由擴展開散，銜接的天邊便是彩雲的故鄉。綿延而下的山腰間或有幾處煙起，偶見有白鷺驚滑翔，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。山脚延開的綠絨永遠是忙碌的農夫辦嫁妝的地方。筆直的直線，縱橫交錯著，一波波的稻田輕搖擺伏，是最溫暖的水床了。山腰附近常看見梯田、種植著一些茶葉，說不定你已經淡_綠甘_甘的茶香囉，再有一兩位標緻的採茶姑娘映入眼簾，恐怕你就酩酊了。蜿蜒的曲折繞過城市，繞過鄉村，景色是駘蕩的綠意。

三義附近算是地無三里平之處，雲霧總愛在此悠遊邂逅，一時之間，嵐氣蒸融瀰漫，像是蒸發的竹葉青濃郁地塗抹於空氣裏，車子一過，就醺醉了。有幾處總是這樣，君不見高速公路之始天上来，奔往向後不復返，兩旁的燈桿森然羅列，一如天兵驍然神立，直引天庭。瞧那路基不住地湧現放大，似乎又是一次天庭的際會，而我們長驅直赴的銜趕，像矛矢射入雲端，有一種凌空感，一種



直入雲霄的爽勁。杜甫說：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」。你說呢？可不是嗎？

後座鏡裏的車輛，享受著速度的美感，從前方衝來，從前方衝去，中間有段時間延遲（Time delay），你該不會奇怪吧！好一個不連續。車永遠是全速推進，左超右截，獵鷹般地俯衝，充滿著速度，向後掠成三角翼。有些人愛和你玩賽車，他超你，你超他，總是小車的流線型贏得勝利，大車徒嘆呼呼。有時候有些車子半途殺出，和你超截一方，讓你好累，玩膩了，下一個交流道便逃跑，落得氣吁吁的你又尋又種，好生無奈。

速度是連續的，有高有低，方向是渙散的，有南有北，有東有西，相對的速度溶入相對的方向是雜亂的美妙，尤其是交流道附近。

迎面而來的另側動感和你相向，平行，從南到北。

任誰都將發覺對方很有禮貌，交淺地和你寒暄打招呼，你會感激這份初識的情誼。偶爾看到迎面玩味的景象，那些被風鼓得飽飽的車，像隻笨鳥不住地搖動雙翅，你會撫頰地頓生愛憐之意。當然啦！你也可能是隻笨鳥。

昏黃的霞彩打點的黏貼天幕時，時鐘被指向傍晚。於是天邊星兒一顆一顆亮了。

每當夜幕低垂，你會發覺一條彩色銀連彙成，從天邊瀉到地邊，天邊似乎就是北邊的上邊，地邊似乎就是南邊的下邊。銀連的珠子是彩光做成的，白色的白光，紅色的紅光，黃色的黃光，橘色的橘光，還有極少數其他色光。都雜亂無章地跳跳停停、停停跳跳，又跳又停，又停又跳，往南的硬是和往北的過意不去，在那兒互別苗頭。如果你也愛插上一腳，成為一點珠光，告訴你，你會知道，物理所說的都普勒效應，這兒是最佳的試驗場，相對速度愈高，顏色的變化愈大。這也難怪！為什麼這條銀連天天和夜空要一起相眠做夢了。

一條線上，漸進的畫面，一個個穿引而過，是工業，是農業，是商業，喔！是百業俱興。四周有取不完の色澤材料，任君採擷，或著色或剪裁。

如果你也愛玩，也愛追逐嬉戲的浮雲，也愛騰空的思緒。那麼你就來，踏上油門，踏上高速公路，踏上流浪的翼想！

我一面拉回長鏈，一面想著：

說真的，

我不曉得，

不曉得何時我將拉開，從南到北？

何時我將拉回，從北到南？

